



种子的力量

李乔生

已整整一个月没看到他了!独处办公室的时候,我发现,自己塞满农事的内心竟然有他的影子。

他是一个身上驮着太多敏感话题的男人,有着钉子入木的韧劲!他的家距京珠高速不过二三百米,可生活却一直在龟速爬行,没有半点风驰电掣的轰鸣。

(一)

我匆忙来到了太和村。

他正在参加清除公路两旁杂草的义务劳动。见有车来了,乡亲们就冲着他喊:“张细柏,又有领导来看你了。”

缺少水分的滋润,他的眼睛转动得不够快,笑容来得也比一般人慢些。他手握锄头,手背有一层淡淡的石灰,撒在一丘裂缝正在蔓延的旱田上。

他穿的衣服给人一种印象:一年四季都紧抓着春天的绿意和勇敢。他喜欢这身军装,让他常常怀念1971年至1976年在四川江油县某部队修路架桥的风光。他常神采飞扬地向他人提起,这身衣服来自北京。

从部队转业后,他与当地一位姑娘结了婚,1983年、1986年相继生下的两个手掌向后的弱智儿,给他的生活泼了一头冰水。世上的路越修越宽,桥越架越雄伟,但到了他的一亩三分地,肠梗阻了!更揪心的是,他的妻子因病于1989年离世。

顶不住了!他心中的那座山开始塌陷;他种下的那片绿,叶子开始掉落;他眼前的高速车辆,已渐渐驶离了原来的路线!

(二)

2007年,他开始向上求助。

到2013年,他已是县内小有名气的问题户了,而我也以维稳大军“名将”的身份调到镇里。我们“交火”了。

第一次“接线”是在2013年底,刚从北京接他回镇,他坐在我的对面,头发中插着银针,眼睛转动时藏着探路者的诡异,一身绿军装,几个明显的窟窿,泄露了生活的漏洞。他偶尔低头看看绿色的烂胶鞋,每一次说完话,都要吸几口烟,浓浓的烟雾让我无法瞬间洞察出他的内心。

他像放水一样倒出了他的问题:儿子

30岁了,挣不到钱,找不到对象;家里的几亩地,种得下却收不上;老婆去世了,能不能帮个忙,找个婆娘?

解决这个问题,我感觉到一股潜在的压力,我不停地问自己:到底还有多少个这样的张细柏?于是,我弱弱地问一句:“如果一下子解决不了呢?”

“那我就继续找上级。”他语速极快,声音宏亮。

为了不将对话拖入死局,我决定抛出“几粒糖”:“问题要解决,得慢慢来,你要我帮你和儿子找老婆,这事急得来吗?”趁他吸烟的空当,我再建言:“你以前为国家做过贡献,要表扬你。但是,儿子是你生的,责任总不在我?”“你经常走来走去,将家走得更穷了。据我了解,你这次去北京的钱,还是将家养的那条黄狗卖了才凑足的,这不,回来又要喝西北风了!”

他话语渐渐少了,有些不敢正视我。我继续开导:“我在川口上班时,就看到你穿件烂军装,提着破口袋,常常在县里‘蹲点’,这么多年了,还是老样子嘛。”

“你帮我解决还是不解决?”他突然问了一句。

“如果你安心在家,我一定帮助你。如果你继续干老本行,那只能依法面对。”我也提高了嗓门。

他走了,第一次不欢而散。

我知道对他而言,他一下很难说服自己。他拐进了一个死胡同,需要时间和阳光才能接回。

我开始以最大的耐心等待。

(三)

2016年的春天,比往年来得要迅速,风儿将心中郁闷的戾气吹散,那些从白雪中熬过来的绿,在急着赶写新篇章。我像一只鸟儿,终于等到了叼起虫子的机会。

他来了,还是穿着那件军装,我仍一脸笑容地接待他。

我说,新年新气象,你穿的这双破鞋该换掉了!我从钱包里拿出150元给同来办公室的农机站长殷弟云,嘱咐带他去买双新鞋。半小时后,殷站长回信给我:张细柏不肯买鞋,他用150元买了大米和油盐。

我心里瞬间有了小小的感动,生存远比生活重要!这个社会有很多人宁愿饿着肚子,也要表面的风光!而张细柏是一个在命运线上挣扎的人!我决定再帮他,于是我违心地批评殷站长办事不力,罚他花150元给他再买一双鞋!

这一次,张细柏对我笑了。

大约一周后,他叼着烟来到了办公室,他说话声音小了很多,“你解决一包种子给我,我想种几亩田。”

“你不会将种子卖给别人吧?”我试探性地反问。

“我不会卖,自己种,这次不会骗你!”他说话时,有军人的自信。

“好,我帮你。”我随即同农技站长兑现了该项“扶贫开发”。后来,他又向我要肥料,要农药,偶尔讨要一些米和油,我都按他的“指示”一一落实。

2016年,他有了自己黄澄澄的稻田,结束了家中无粮的历史;他有了自己的菜地,可以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去摘;他有了自己生活的空间,他的时间再没浪费在遥远的路上。

2017年,我给了他两袋种子。我知道一袋种子要覆盖一亩秧田,而一亩秧田的幼苗要占领五亩水田,五亩水田的稻谷可以产出五千多斤稻谷,而五千斤的稻谷可以温饱多少个365天!而他的心思要从关心种子发芽到落泥,要从一株幼苗培育到稻子成熟,再到一家的冷暖,最终抵达劳动者的崇高和光荣。

他告诉我,今年卖了五千多斤稻谷,种了三亩田油菜,还经营了一口面积不大的池塘,里面有十多斤重一条的草鱼。

其实,我们每年的付出算不上多,不及他去一次北京的花费。

(四)

张细柏还没有富起来,他仍只是一粒种子。

我们只不过给了他一些水分和温床,他的腰板还没有硬起来,他还承担不起两个傻儿子的未来。所以,站在他茅房一样的床前,我内心隐隐作痛,不知道我还将面对多少位这样的张细柏。但我敢肯定,只要遇上了,大家都会尽最大努力帮忙。

“食”光

文 芳

其实,我并不是一个讲究吃的人,只是为人女,为人母,总不能丢了老祖宗的传统美德吧。

日日三餐,一顿都不能少,关于味道,也是因了孩子喜欢,老人喜欢。一日,一日,日日都和“食”光打交道,小忙碌,美味于身边打转,有一味“食”光和光阴日久生情,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化学作用:养护孩子长大,养护老人颜笑,养护小家温馨,或许,这也便成就了一朵女子的美味养成记。

女子,俗尘,又如何十指不沾阳春水?阳春水,听听都觉得接地气,它是轻柔的,细腻的,温软的,理应和墨香女子相配,字生烟火,烟火养字,一尺素心方可浣洗月白,和清风把盏话桑麻。

春日,我与十指阳春水,居家,过日子,烟火袅袅,一朵女子于凡尘里自由自在,素简凡花。年年又年年,老了光阴,老了熟悉的味道。恰逢此时,人间春时候,花香也来滋补。“食”光之于我,应是简单的,食材多是应季。春日,我还是钟情于绿叶蔬菜的,割朵新韭打上几个鸡蛋,烧熟油,翻炒几下便可出锅了。女儿最好这一口,每每配上刚出锅的大白面馒头,吃得津津有味的,小嘴还闲不住地直叨叨:妈妈做的菜真好吃!总觉得这小妮子随我,我小的时候也特别爱吃妈妈做的

韭菜炒鸡蛋,怎么也吃不够,可能,味蕾都是妈妈培养出来的。

闲了,也和小字说说日常里的琐碎,说说光阴的恩赐,说说凡尘的淳朴和人间厚爱。小字啊,多是不言语,它总是用心地听我叨叨,家长里短,山河草木,它啊,总是不厌其烦,一横一竖,一撇一捺里都珍藏着关于我的山河光阴。“食”光安安静静,任光阴流淌在厨房的每一个角落。可能年纪愈长愈喜欢亲力亲为的操持一些家常的味道,菜市场买来卤水点的豆腐,抹上盐放一宿,再蒸熟了,放在屋顶上,任它和阳光春风来往个三日五日的,人儿怀抱刘禹易的《陋室铭》打着瞌睡,恍若梦里犹自重念着那句:“谈笑有鸿儒,往来无白丁。可以调素琴,阅金经。”草色渐渐入帘青色,豆干卿卿我我的和春风谈起了恋爱,属于小院的小城故事在发生着,白云知晓,蓝天知,还有不远处的花苞羞羞答答的瞧见了,我在一帘青色里等着它在一味菠菜汤里描画光阴的眉眼,我愿意和家人一起在“食”光里回味它和光阴发生过的新鸳鸯蝴蝶梦。

趁着天暖,泡上黄豆,喜欢看着豆豆慢慢长胖,丰满,喜欢它圆滚滚的身子钻出小芽芽,任小芽芽长长,长出鲜美的味道,无需加什么佐料,放些肥瘦适中的肉,加上清水,炖熟了,便是一道小家家

常菜。豆芽啊,是我家小妮子的最爱,于我本是可有可无的,因了她的喜好,便又三天两头的生豆芽,生来生去的,也生出了情分,也爱上了豆芽生长的过程,每天换两次水,看着它一天一个模样,心里像是揣着小春天,日和豆芽一起用清水换洗,再用它烹出原汁原味的菜肴,像是说好的日久生情,来日方长,真好。

傍晚时分,我是那个生起炊烟的人,小灶前,自生烟火,就像点亮归家的灯笼,照亮回家的路。娃娃和老人坐在客厅里嬉笑,炊烟散发香气,袅袅而生。天边有夕阳,红云连着人间草木,寂静、祥和、温暖。

晚风听炊烟讲起万家灯火里的风烟俱静,其中一盏落进我的“食”光小记里,刚好,白米粥熬出了香气,葱油饼已在锅里泛出金黄,喷香喷香的,像极了小时候妈妈的味道,还有一碟香葱拌粉丝,一清(青)二白的,像人儿性子,一碟炒花生米,是牙齿和香味厮磨的声音。日子清淡,一米一香,像是粒粒都会说话,说给懂生活的人听。

吃罢饭,爸爸总爱泡一壶清茶,最对我心思,花草一旁,家人一人沏上一杯,烟云淡淡而生,家常如素,安宁、祥和,心之向静。“食”光在此寂静生香。

枯叶飘落时

刘浩然

立冬后,天气明显转凉。一阵阵寒风吹来,留在大路旁、马路边和公园人行道上的,是飘落的枯叶。在这个寒风横虐枯叶飘落的时节,我竟然当上了三天的环卫工人。

由于习惯晨练,当天空还是迷迷蒙蒙的灰白色时,我就从家中跑出,沿着林荫道跑向公园。一路上,我隐隐约约的看到环卫工人正弯着腰,挥舞着一把大扫帚,不快不慢很有规律的清扫落叶。其中,有一个年近六十的汉子,经常在我居住的区域清扫街道。有一次,他在聚精会神清扫时,身后拐弯处一辆面包车朝他冲来,我急忙拉了他一把,才避免一场灾难。从此,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。我了解到:他是下岗工人,也是孤寡老人,现在租住在附近街道一栋民房。上个月中旬,他在乡下的婶娘去世,婶娘是他唯一的一个亲人,他很想回去送别婶娘,但请假就要扣发工资,找人顶班也要花钱。我见他左右为难,便主动替他当了三天环卫工人。

我身临其境才明白,当一个环卫工的确不容易,特别是寒风吹落枯叶时更不容易。一阵阵寒风刮过来,到处是飘落的枯叶,环卫工扫完了这边去扫那边时,这边又落下了一片枯叶。仅仅三天,就累得我精疲力尽,到晚上还腰酸背痛。他回来后,问我:难道不累吗?他竟敢说:不累!他说,只看见清晨的太阳徐徐升起,只欣赏身后那一块块、一条条净土,为净化城市而感到无限光荣!特别是在金色的阳光照射下,这一片片落叶又仿佛是来自秋天家园的金叶,并警示着世人:既要像绿叶一样“提升自己”,又要像落叶一样“奉献自己”,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诚然,清扫落叶的环卫工人是辛劳的,他们默默地把一片片落叶清扫干净。在金色的阳光洒射下,那马路边,大路旁,绿草坪,树荫下,慢慢地相继堆积成一座座金黄色的丘峦,轮廓异常清晰,形状多种多样,给我们这些晨练的人们欣赏到一道道优美的风景线。

落叶伴随着季节的轮回,飘然落下,有的可能没有完全枯黄,成淡淡的绿色;有的则全身干枯,成枯黄色。仔细端详,那落叶中的每条叶脉都记录着阳光、露珠,空气和小鸟驻留的痕迹。来自不同品种,不同家族的树,随着秋风阵阵吹来,只要身子轻轻抖一抖,那些树叶便落了下来。它们在空中轻盈地婆娑着,仿佛一只只美丽的黄蝴蝶在蔚蓝的天空中飘扬。

有人说:落叶是枯槁的,没有任何价值。特别是有的老人看到落叶,就会联想到自己,便轻轻的叹一口气:“老了,老了,要归黄土了!”我自己也是老人,我要劝慰这些老人:不要悲伤,不要叹息!要知道,老也有老的作用。贾平凹先生曾这样评价落叶:“它年年凋落旧叶,而以此渴望来年的新生,它才没有停滞,没有老化,而且在天地空间里长成材了。”

所以说,不是自然冷酷无情,更不是落叶无意。其实落叶表面看是枯的,“老”的,实则它还是充满朝气的,因为它更懂得成长,更明白生命的内涵。当我们在观看落叶而悲伤哀叹时,落叶早已在季节的轮回中诠释了生命的真谛。